

Fate deviant: Unbreakable

晌午那微光在木製地板上曬出窗紗的模樣，飄盪白色紗窗看出去灰濛濛的天總讓人有著雨季臨到的錯覺。柳佇立於窗沿，矮桌、白色布墊，晶瓷奶色的壺溫著手裡伯爵茶的氣息，縈繞在室內，早已沒有了吉爾伽美什的身影。來到法國以來，順著他的安排在市區很是安生的住下，平日裡除了集會之時，葛林戴華德並不輕易現身。畢竟他仍是魔法部極力追尋的犯人。

茶湯燙口、輕煙漫漫，柳不住地想去想吉爾伽美什作為親信，如此堅定地相信著那些革命後的成果是美善、是無際的愛，是讓擁有魔法的人能夠重歸榮耀的未來。澄澈眼眸似有那麼一點惶惑、卻僅有一瞬。作為純種的巫師，本該屬於巫師族們光榮而強大的願景只因對人類的忌憚而消亡在隱匿與躲藏之中。因為他們膽小怯懦卻又善妒的眼光，巫師擁有完美的能耐卻只能受限於那些樓閣之間、受限於裝扮喬裝之中。她並非堅定不移地相信這種漂亮的想望，卻因著吉爾伽美什的緣故可願那些自在使用魔法的一天。

其實於她而言是沒有妨礙的，但是她也想看見那最終的最終，究竟能將人類、將巫師，帶到甚麼樣的境地。

磚瓦馬車、棉質裙擺，兀自出現的黑色煙霧像一段黑色絲綢，飄揚而上、揚起一陣令人心驚的騷動。柳對於那樣的呼召並不意外，優雅張揚的作風，確實像他們。他們主張的是廣博的大愛、何嘗不是私心的壓迫。一早外出的吉爾伽美什並沒有告訴她必須出席，柳不確定是有著什麼原因，卻又惦念對於他而言本就無需與她多交代些甚麼。

束身衣裙和繫著鞋帶的靴子，秋時的巴黎還有那麼一點涼，更加靠近於冷漠。人類總是如此，對於不威脅性命現象事不關己、卻又對於未知與陌生如此嚴厲。取下玄關置放的貝雷帽——拉雪茲神父公墓。就在幾個街口外，底下有著圓形劇場，確實是個隱蔽又合適聚會的地點。雖然她總覺著古怪，張揚如此定會引來魔法部的關切，此時他們迫切需要緝拿要犯。柳還沒有見過葛林戴華德本人，大多時候吉爾伽美什也並不會做多餘的介紹，只知道那偉大的見地與他一拍即合，有條不紊的口條很是讓他欣賞，索性成了彼此欣賞的緣分。

相較於柳，葛林戴華德與吉爾伽美什的關係更甚盟友，他們都相信著同一個正義。

隨著魚貫而入的人潮來到地窖，那弧形壟起的劇場設計足夠讓所有人看清中間的人，那張有著邪佞面龐、強大威力的領袖。基於好奇而來，柳卻沒有隨著那些受到呼召的人落座，更甚是倚在後頭的牆垣，試著在人群中認出那張臉、那個紋風不動的沉著和王者天下的氣質，她殷切追隨的人——吉爾伽美什走多遠，她就跟多遠。即使這份純粹的崇敬在不知何時何地變質、起了化學作用，她心底卻清楚明白兒女情長輕如鴻毛，於他全然不足掛齒。就算不會得到回應、就算只是這漫漫人生中的過客，但她仍要盡全力去愛、去惦念、去將那個名字刻進心底。

盛大的宣講開始了，她嬌小的身軀幾乎埋沒在佇立人群之中。有些巫師雙目有神、有些擔驚害怕，據說沒有通過試煉的人是不能成為他們的一員。宏亮的嗓音說著那些崇高理想，群聲躁動著、推搡著想要更加向前、更加親近他們心中嚮往的未來。推擠一瞬柳感到一陣踉蹌，卻落進一個再熟悉不過的懷裡、穩穩接下。意識中尚未擷取施以援手的人，感官卻優先認出了熟悉的氣味、熟悉的硬實。正要抬頭對方忽然將她向後頭的石牆按去，雙臂支在她的頸邊，不由分說地再次將柳禁錮於身下。

那凌厲眼光投向她，卻只是淡淡說了句：

「沉穩點，別在這種場合出洋相。」

柳終究可以算是吉爾伽美什認可的親信，如同那個人與自己並肩。吉爾伽美什並不希望他的僕從失了體面、亂了計畫，他們對於魔法部的人混進集會早有準備。望著那背著光的面龐出神，柳的心跳紊亂、一下重回方才站立不穩的感覺，只是這回是因著被他圈在懷裡。垂落額前的碎髮與眼眸，低低斂下的眼眸璀璨如星，她有一瞬沉醉、卻被一陣混亂的騷動打斷。

有人高喊著魔法部的人殺人、有人高喊著改革體制，自那些閒言碎語裡柳明白了事態的嚴重，卻見那個波瀾不驚的面龐從容、甚至擒著淡淡笑意——這是他們為魔法部、為那些游移不定的巫師們設的圈套。由追緝之人動手傷了葛林戴華德的追隨者，必然引起軒然大波，更遑論在一番關於愛、關於和平的演說之後，親眼目睹為了人類的和平，迫害自己同伴的事實。

他們太過聰明。

魔法部的人眼見與會者一個個幻化離開，他們的行動敗得一蹋糊塗，無論在於追捕葛林戴華德，或是減少他的追隨者。

捱過了那陣混亂，吉爾伽美什離開了她的身邊。但柳卻一刻無法平靜下來，無論是對於這精彩絕倫的安排感到讚嘆，亦是為著方才狹小的悸動而無論羞恥、無論貪婪地紛飛了心跳與以往的冷靜。吉爾伽美什的身子離開了她的視線，映入眼簾那熊熊燃燒的藍色火焰，裏頭就是他們所嚮往的、至高的領袖。有些人能夠穿過火圈、加入這個主張和平與愛的革命派；有些人則被那烈火纏身、燒成灰燼。

柳看著有些出神，這讓她不住想起小時候在她家裡、在母親身上燃起的火，燒光了她的童年，卻逼得她成熟，也讓她遇見了吉爾伽美什。

吉爾伽美什向下走下台階，似是想起什麼一般，回過身朝她望去，微揚一笑說道：

「——走吧。你對我的忠誠，足夠讓你通過試煉。」